悠游·十八湾

行走保定

| 庄志 文 |

“赶考路”上寻旧梦

话还得从1949年的3月23日说起。新中国建立在即，这天毛泽东及中共中央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向北平出发，踏上缔造新中国之路。临行前，毛泽东兴奋地说：“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”“希望考个好成绩”，进京赶考之说于是风靡至今。当年毛泽东一行是从西柏坡出发，经唐县、过保定再上北平的，这条路便成了著名的“赶考路”。依着“重走赶考路”的说法，我此行也是从石家庄西柏坡启程过唐县去保定的。

这天一早，我登上大巴，出石家庄向东北行驶近2小时便到达唐县。唐县是当年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。如今，在唐县钟鸣山麓建起了白求恩纪念馆，白求恩的生平事迹在此全面展示。

出唐县，汽车驶入清苑县境内，清苑的冉庄是电影《地道战》的故事发生地和拍摄地。讲起《地道战》，在我们这代人来说都是津津乐道的，可以说《地道战》是我们一代人抹不去的记忆。来到冉庄，我身临其境，直下地道而去。起先以为这里的地道不会太长，拍拍电影而已，但进入其中，方知不然。这里的地道户户相通、村村相连，总长度竟有16公里，是名副其实的“地下长城”。

总督府里学问深

出冉庄，再向东北行30公里即到达保定。

走进总督府大堂，一副楹联赫然入目：视民如伤，冀地苍生皆吾子；修己以敬，燕赵精英是我师。直隶总督是地方军政的最高首长，作为清廷的一品大官能以苍生为子、精英为师，体现的是一种谦卑之心。大堂对面是“公生明”坊，背面刻有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，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”16个字，告诫每任总督不负众生。

过大堂另有一牌坊，上刻有“居官八约”的官箴：笃而不显，与人共而不骄，势避其所争，功藏于无名，事止于能去，言删其无用，以守独避人，以清费廉取。意思是对国君忠诚而不炫耀，对同僚尊重不自大，不争权夺势、追逐功名，办事兴利除弊，说话简明扼要，不结党营私，勤俭节约、清正廉明。

总督府的最后一个院落是总督及其家眷生活居住的地方。后堂门前楹柱上悬挂着曾国藩题写的对联：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；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。充分显示了主人如履薄冰、从容坦荡的襟怀。全联充满人生哲理，也正是这种修养，造就了这位所谓的“千古第一完人”。

白洋淀边新传奇

去白洋淀是第二天上午了。保定城外白洋淀，属海河流域水系，由143个大小不等的淀泊组成，总面积有50多万亩。这里芦荡密布，水系横纵，电影《小兵张嘎》和雁翎队的故事都发生在此。在岸边远眺白洋淀，只见茫茫一片芦荡，不见边际。淀里不时有船只过往，淀鸥从清澈的水面拍翅而起，一派生态景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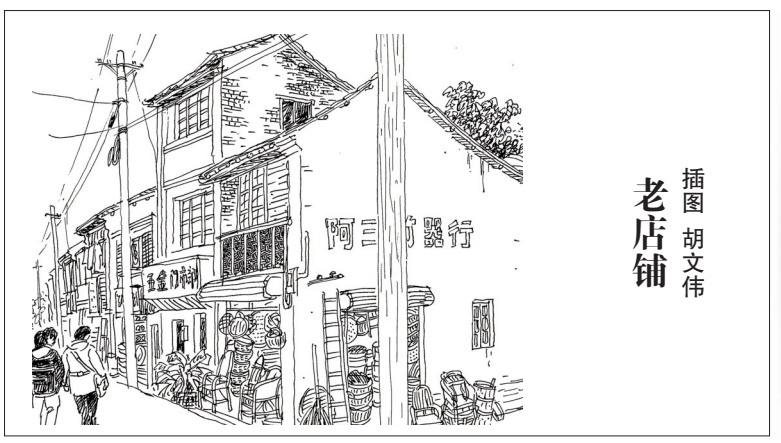
充满传奇色彩的雁翎队，最初只有20来人，后来才发展到180人左右。当年他们使用的土枪都插有大雁的羽毛，而且队形常常成“人字形”出没在芦苇荡和荷花荡，真像一只只展翅的大雁。这支看似不起眼的抗日武装，当年令日寇闻风丧胆。在雁翎队的带领下，白洋淀人民同敌寇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殊死搏斗。雁翎队纪念馆门联所书“六秩回眸一塘荷蕊皆含血，八年抗日满淀芦花尽请缨”真是白洋淀人民当年抗日的真实写照。

如今，白洋淀地区的雄县、安新、容城三县已从保定划出，组合而成国家规划中的雄安新区。

穿行新的雄安新城所在地，令人好生奇怪的是：这里没有想象中的大拆迁、大建设场面，而雄安新区建设国家已宣布几年了，怎么这里还是一片静悄悄的？

原来这正是雄安新区建设的奥秘所在。中央已明确：雄安新区建设是千年大计，要把雄安建成北京的副中心。既然是千年大计，那理所当然不能盲目行动，雄安的规划布局正在科学地、有条不紊地进行之中。新区的建筑、道路、桥梁、停车场、信号灯乃至灯杆、井盖、垃圾桶都是智能的。城市蓝绿空间占70%。在这里基本可实行步行上班，5分钟有幼儿园，10分钟有小学，15分钟有中学、医院，生活方式和便利度都将超出常人想象。雄安的建设是大手笔的，通过高速铁路网，今后20分钟可到北京新机场，30分钟到北京、天津，60分钟到河北石家庄。据说这里将建起世界一流的雄安大学，科研、金融等高层次平台也都在积极筹划之中……

眼望白洋淀，一座传奇的新城在崛起。



老店铺 插图 胡文伟

晚风·龙光塔

母厂的变迁

| 陈玉 文 |

有人用纯真的文字赞美母校的情怀，因为人生的小船从那里启航。

今天我要用冷静的思考怀念母厂的变迁。

无锡焦化厂，我的母厂，在那里我经历了炉火与浓烟的熏烤，度过了跌宕起伏悲欢交加的岁月。

我与焦化这个行业结缘是在40年前。1971年，我从空降兵部队退伍后，被分配到无锡焦化厂当工人。这是一家以炼焦为主的大型煤化工企业，位于京杭大运河畔的无锡南门工业区，背靠运输繁忙的京沪铁路线。这个工业区，烟囱林立，炉台高耸，管道纵横，焦化厂、耐火材料厂、钢铁厂、化肥厂、锅炉厂、电缆厂……鳞次栉比。这片在大跃进中诞生的钢铁基地，使无锡结束了没有重工业的历史，当时的创业者也许没有想到，他们的创举同时也抹去了原来厚重的历史文化和清新空气。当年，无锡流行一首著名的歌曲，歌词是这样的：“朝登锡山烟如云，夜登锡山满天星……”那“烟如云”的美景正是描绘此地，其中烟雾制造者的“桂冠”非焦化厂莫属。

我在英雄的黄继光部队当了9年兵，退伍时候年龄自然不小，除了跳伞拿枪杆子，其他行业基本都是门外汉，因而在焦化厂学的第一门“手艺”就是运煤。当年，厂生产组负责人老陶将我带到车间（露天煤场）说：“厂里分配你干运煤工，今后就在这里上班。”

晴天一身灰，雨天满身泥，在煤场拉板车那艰苦程度可想而知，但是我还是十分知足。当年，报纸上宣传说：“工人阶级领导一切。”由于我原来引以为傲的渡江老干部的父亲，在文革中被打成“黑帮”，我自然也成了黑帮子女，由此在部队的地位一落千丈，退伍也在情理之中。我一直渴望证明自己的清白，渴望奉献对党的赤胆忠心，现在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员，也是令人欣慰的事情。

实际上，我能“领导”的就是一辆运煤板车，工友们调侃地说，运煤就是倒腾煤，将水洗后的精煤运到输送带前，再通过输送带，投送到焦炉的煤仓里。这种苦脏累的活儿，俗称“倒煤”，它的谐音就是“倒霉”，一个奔三的大龄青年摊上这个工种也真够倒霉的了。幸亏我是“大学校”里“毕业”的战士，空军的伙食标准又比别的军种高出一截，营养自然不差，加上军事训练，有了一副好身板，运煤又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因而很快进入角色，干得不比别人差。

进厂不久，在煤场上，我经常看到一位年逾半百的老工人，与青工一起铲煤、装车、运煤，手脚十分麻利。伙伴们告诉我，他是金银大，焦化厂的创始人。1958年，为了响应国家号召，确保“钢铁元帅升帐”，老金组织起几十个农民，干起了土窑炼焦。生产土焦是农民都能掌握的生产工艺，那年头，装煤、封窑、升火、出焦，都是靠扁担、铁锹，肩膀磨出层层老茧，脚底烫出串串水泡，他一干就是十多年，成了炼焦老把式。如今当上了大型煤化工企业厂长的老金，还经常出现在炼焦生产第一线，和炼焦工人同甘共苦，挥洒汗水。一次，他和我一起运煤，只见他汗水浸透了工作服，满身满脸煤灰，像个“黑包公”，我说：“厂长，你辛苦啦！”他扬起头，乐呵呵地拍着胸脯说：“小伙子，有焦才有钢，为了国家多炼钢，炼好钢，再苦再累也值得。”

当我打算在煤场干一辈子时，我父亲的不白之冤得到洗刷，我的政治生命重获新生。1974年，我被任命为炼焦车间党支部书记。炼焦是我人生的转折点，在我的生命中有着特殊意义，走上领导岗位，我没有忘记这个根本，一有空就和炼焦工人“泡”在一起。炼焦车间倾注了我的汗水，炼焦工人是我最亲的人。火热的车间生活，激发我的创作热情，我写的散文《焦炉火红》，成了无锡电台的朗诵节目，通讯《扁担厂长》登上了当时的《人民日报》。1977年，组织上将我调离焦化厂，真有点恋恋不舍。

九十年代初，一条惊喜的消息，在炼焦工人中流传，据称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关停焦化厂，却要求中国扩大炼焦生产规模，加大焦炭出口。当时，大家觉得这是工厂生产发展，为国家多作贡献的大好机遇。眼看焦炭生意逐年递增，大运河上满载的驳船，京沪线上成排的车皮所载的都是出口创汇的焦炭，那可是真金白银呀！焦化厂似乎迎来了全盛辉煌时期。

焦化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，成为全国炼焦行业的排头兵，炼焦工人兴奋不已。喜悦之余，另一种焦虑却涌上心头。虽说产量成倍增加会给工人兄弟带来可观的收入，但那是用牺牲环境和损害老百姓健康作为代价的。炼焦生产对环境造成的破坏，我是有切身体会的。登上号称火焰山的焦炉，就是一场与火烤、烟熏、灰呛的搏斗，出焦时刻，炽热的焦炭，伴随着刺鼻的一氧化碳，扬起烟尘，染黑了厂区，污染了无锡南市区的半边天，君不见河水渐渐浑浊黑臭，鱼虾已经绝迹，城南路旁的行道树叶落、枯萎……

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当人们从几十年历史的催眠中清醒过来，已经付出了沉重代价。终于有一天，市政府痛下决心，调整产业结构，关停焦化厂，炼焦车间异地搬迁，炼焦工人重新安排就业，下决心解决环境污染的历史欠账。对于这一切，我开始感情上难以接受，但经过冷静思考，逐步理解政府壮士断腕、下马炼焦的苦心。

焦化厂的变迁，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，那些西方大国，为什么关停自家的炼焦厂，禁止在其国内炼焦，却处心积虑鼓动中国大规模发展炼焦产业？他们用出口创汇来蛊惑人心，实际上坑害中国！正如我们现在强调的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中国的发展，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。

如今，焦化厂所在的南市区一带，经过多年整治，蓝天白云映衬下的古运河，滔滔清流奔腾不息，绿树红花满目生辉，与老街古桥一起，已经成为无锡城的一道靓丽风景。

焦炉熄火了，焦化厂关停了。给我留下的，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。